

QINGDAISHIDAMINGRENJIASHU

QINGDQISHIDAMINGRENJIASHU

吳鳳翔等

主編

下卷



清代十大 名人家書

鄭板橋
李鴻章
翁同龢

紀曉嵐
彭玉麟
袁世凱

曾國藩
胡林翼

左宗棠
張之洞

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

《清代十大名人家書》為清代政壇、文壇叱咤風雲十大人物家書全集。所收都是清代家書的典範之作，在清代在民國年間皆產生過巨大影響。家書內容涉及廣泛，從政治、國防、家庭、教育、從國家大事到個人生活瑣事，從學術討論到品德修養、交友之道、學問方法……可謂方方面面，林林總總，包羅萬象，全方位地揭示了一代名人的內心世界。

《清代十大名人家書》為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結集出版。編者經過認真整理、細心校訂，改正了以往版本中的錯誤，為新版家書之精品。它既是研究清代十大名人，研究清代社會政治、經濟、文化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資料，也是進行傳統文化教育、家庭教育的理想教材。

家書傳真意，「家書抵萬金」。

中国
历史
人物

卷一

中国
历史
人物

卷一

中国
历史
人物

卷一

中国
历史
人物

清代十大 名人像



下

清代十大名人家书

下 册

吴凤翔等 主编

曾国藩家书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(吉)新登字 12 号

清代十大名人家书

QINGDAI SHIDA MINGREN JIASHU

(上、下册)

吴凤翔等 主编

责任编辑：魏芳华 封面设计：王 帆 责任校对：邸 申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 110 号)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制版
(邮政编码：130024)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毫米 1/32 1996 年 1 月第 1 版
印张：49 插图：10 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字数：1 280 千 印数：0 001 — 5 000 册

ISBN 7 - 5602 - 1686 - 2 / I · 93 定价：66.00 元 (上、下)

同治二年



曾国藩家书 (下)

同治二年

与沅弟书

沅弟左右：

今年元日天气温和，傍夕晴霁，或东南军事可期平稳。吾所最怕者年荒米贵，统辖近九万人，若无米可食，岂堪设想！金、宝失守。吴竹庄之说，本属可信；或者尚有一分冀幸，未破此痴人幻想也。先大夫祠前牌坊上四字，俟拟得寄弟商定再写。鲍军门二十五日出队，因雨泥中途折回。深感弟派南云驻三山保全粮路。其军气较前稍壮，若将陈栋之勇分二千给之，则更壮矣。保举太滥，官、胡创之；余亦因之，习焉不察，不复自知其非。今年余将力挽颓习，逐案核减。正月拟至金陵与弟面谈诸事。正月元旦

与沅弟书

沅弟左右：

陈栋之勇，除已至金陵三营外，尚有九营。吾昨令营务处点名，共四千六百余人。闻精壮者不甚多，可汰者占三分之一。余札拨二营与鲍春霆，拨一营与朱云岩，以六营归弟处。若果汰去三分之一，则可挑存四营。其余或令全坐原船遣归，或酌留数百作为余勇，听弟裁度。昨奉年终颁赏福字、荷包、食物之类，闻弟有一分，春霆亦有一分；此系特恩。吾兄弟报国之道，总求实浮于名，劳浮于赏，才浮于事。从此三句切实切实做去，或者免于大戾。正月初三日

与沅弟书

沅弟左右：

疏辞两度一节，弟所说甚有道理。然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，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？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，减去几成，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。今因弟之所陈，不复专疏奏请，遇便仍附片申请。但能于两席中辞退一席，亦是一妙。李世忠处，余拟予以一函，一赠四坝卡请归余派员经收，其银钱仍归渠用；一则渠派人在西坝封捆淮北之盐，几与抢夺无异，请其迅速停止。看渠如何回复。本日接两次家信，交来人带寄弟阅。鼎三侄善读书，大慰大慰。其眉宇本轩昂出群，又温弟郁抑过甚，必有稍伸之一日也。弟军士气甚王，可喜。然军中消息甚微，见以为王，即寓骄机。老子云：“两军相对，哀者胜矣。”其义最宜体验。正月初七日

与沅弟书

沅弟左右：

本日未接弟信，想俱平安。郑奠之二批勇夫昨日过此，陈栋之勇想已抵金陵矣。闻所招郴桂勇疲软者极多。吾以六营送金陵，而信中言可挑四营，系属极宽之词。据营务处李、滕二人说尚不能选得二千好的。望弟再三斟酌，可留四营则四之，不可留四营则三之二之均无不可。切不可过于将就，谓其来太远，必须编于伍中给以大口粮，乃不太拂人情也。泾县被围，春霆于初四夜带队往剿。不知易于得手否。希庵信来，拟于二月初八日启行。昨寄严中丞信抄阅。顺问近好。国藩手草 正月初九日

与澄弟书

澄弟左右：

接弟排递一缄，具悉一切。兹接沅弟正月初三日二信，特排单寄家。季弟生前既深喜马公塘之地，则决计从沅之意葬季于马公塘。余已不复疑矣，请澄弟亦不必迟疑。盖已葬不可开挖之说，为发冢之正在得气行运者言之，非为新坟言之也。马公塘之佳否不可知，而上要里屋后则决非佳域也。宜即以季葬马公塘慰沅之意。倘或于鼎三有碍，沅愿担其过，余亦愿执其咎。此间军事，新年尚属平顺。春霆于正月初六日攻大胜仗，杀贼近万，立解泾县之围。皖北巢县等处尚未开仗。霞仙方伯改副将，系乡间无知之谣言，吾家岂可信之！沅弟倘有升迁，余必寄信到家，岂有家信未到而塘报先到之理？京中谕旨到安庆仅七日或六日，安庆排单至家仅十二日。沚秋处容当再寄银助之。孔章对联亦于近日寄归。顺问近好。国藩手草。正月十一日

与沅弟书

沅弟左右：

初十日连接初三、四日两信，初五日之信又于十一日接到，具悉一切。所应复者，详后如左：

一、弟寄澄侯信力主季葬马公塘之说，今日发排单递去。余加一信，亦力主马公塘。抄稿寄阅。

一、洋枪自广东买来，半存此间。余亦并无他意，不过军需器械，前敌营盘宜稍少，粮台存贮宜稍多耳。计弟处所存者洋药洋帽当尚敷数月之用。今弟意欲全数取去亦无不可，近日当专委员解去。弟函词旨过涉戇直，非老年兄弟所宜，以后慎之。

一、弟军不能进剿东坝、二漂，自是审量稳慎之计。余自接

澄弟密信一片，已决不欲令弟军雕剿各处。上年凯章病重，余即批准令其回籍调养。况弟谊属手足，岂亲爱反不如凯乎？况澄意但请调至安庆身边，并不求回籍乎！目下金陵大局苦于无人接办，而尽可不必远出雕剿，尤不宜亲身督队。除坚守金陵老营外，有余力则派人助剿含、巢、无、庐一带。今年一年望弟笃守恐惧和平四字，以弭灾而致福。

本日解去银四万，作抵去冬上海一款。春霆初六日大获胜仗，立解泾围，军威或可再振。顺问近好。国藩手草。正月十一日

与沅弟书

沅弟左右：

二日未接弟信，想军中诸事平安。东征局保案，昨日奉到朱批谕旨，一概照准。恽次山已超挾湖南藩司，而南坡翁公以道缺提奏，想尚有后命也。李筱泉调广东粮道，圣意亦为广东厘务而设。王文瑞擢赣南道，则因克复祁门新得记名故耳。季弟追赠按察使，昨日具折谢恩，抄稿寄阅。少荃调浦东各营藩鼎新、刘铭传等救援常熟，盖因常熟贼目周兴隆等投诚后，伪忠王以大股贼前往围攻。少荃欲力争常熟一城、福山一隘，为克复苏州张本。专函来调树字五营。余不得已，调韦部五营守无为州，而腾出树字五营赴沪。兹将少泉信抄阅。少泉麾下之将，仅程学启一人能当大敌，余不足深恃。余屡劝其约旨卑思，不宜多拓疆土，而少荃不甚相信。颇为虑之。顺问近好。国藩手草。正月十三日

与澄弟书

澄侯四弟左右：

日内未接家信，想俱平安。兰姊病已大愈否？季弟灵柩，闻

腊月二十九日至黄州以上七十里之七矾滩。想未必能于汉口度岁。不知何时可抵长沙。沅弟坚欲葬季于马公塘，吾二人即可允从，不必各执己见。此间军事尚平安。春霆于正月初六日在涇县大获胜仗，嗣后尚未开仗。余牙疼稍愈，身体如常。弟前函询曾香海主东皋讲席，余意似觉非宜。大凡师道以专勤为第一义。香海近年亦办公事，未必能专；年逾六十，精力渐衰，未必能勤。且诸生志在举业，香海本非举贡出身，近于八股未免抛荒，恐不足以愜诸生之望。宜再酌之。罗老师不可兼书院之说，不知有专条定例否？余意中亦别无可请之人也。恽次山超擢湖南方伯，未知文式岩作何下落，尚无明文。李筱泉调广东粮道，王铃峰擢赣南道并闻。顺问近好。国藩手草。正月十四日

与沅弟书

沅弟左右：

十三日接弟初八日专人来信，具悉一切。金宝圩尚有四坝未陷，可谓铁汉。陈栋之勇夫究竟精壮否？李、滕谓好者不满三分之二，云岩却又言其可用。郑奠所招之勇夫，此间未经点名，想又不如陈矣。黄鹤汀信寄去，其吊季奠仪百金即在此间璧还。余赴金陵计在二月上半月。弟今年专以操练为主，不宜出外打行仗。余近牙疼略愈；唯公事积搁极多，不知何日始能清厘。顺问近好。国藩手草。正月初十四日

与沅弟书

沅弟左右：

昨日发信后接吴大安塘角来禀，知季榛于初五日至汉口。兹将原信寄弟一阅。昨夕今日奇风甚雨，不知辄泊何处？深以为念！

春霆信来，拟俟春水涨时再行进剿。余以其缺额尚未补齐，亦不催之也。铜城闸之贼近方修造石垒，断非萧军所能下。毛军屡请济师，已拨六安两营助之，月底当可到防。李世忠函请于大通设卡抽厘，万难允许。闻刘履详所办之票盐，弟曾函请渠卡免厘放行。不知所免之数究有若干，此人恐终不免决裂耳。顺问近好。国藩手草。正月十五日

与沅弟书

沅弟左右：

二日未寄信与弟。十七夜接弟初九日信，知弟左臂疼痛，不能伸缩，实深悬系。兹专人送膏药三个与弟，即余去年贴右手背而立愈者；可试贴之，有益无损也。拂意之事接于耳目，不知果指何事？若与阿兄间有不合，则尽可不必拂郁。弟有大功于家，有大功于国，余岂有不感激、不爱护之理？余待希、厚、雪、霆诸君，颇自觉仁让兼至，岂有待弟反薄之理？唯有时与弟意趣不合。弟之志事，颇近春夏发舒之气；余之志事，颇近秋冬收蓄之气。弟意以发舒而生机乃王，余意以收蓄而生机乃厚。平日最好昔人“花未全开月未圆”七字，以为惜福之道、保泰之法莫精于此。曾屡次以此七字教诫春霆，不知与弟道及否？星冈公昔年待人，无论贵贱老少，纯是一团和气，独对子孙诸侄则严肃异常。遇佳时令节，尤为凛不可犯。盖亦具一种收蓄之气，不使家中欢乐过节，流于放肆也。余于弟营保举银钱军械等事，每每稍示节制，亦犹本“花未全开月未圆”之义。至危迫之际，则救焚拯溺，不复稍有所吝矣。弟意有不满处，皆在此等关头。故将余之襟怀揭出，俾弟释其疑而豁其郁。此关一破，则余兄弟丝毫皆合矣。余不一一，顺问近好。兄国藩手草。正月十八日

圣山信寄去。再，余此次应得一品荫生，已于去年八月咨部，

以纪瑞侄承荫。因恐弟辞让，故当时仅告澄而未告弟也。将来瑞侄满二十岁时，纪泽已三十矣，同去考荫，同当部曹。若能考取御史，亦不失世家气象。以弟于祖父兄弟宗族之间竭力竭诚，将来后辈必有可观。目下小恙断不为害，但今年切不宜亲自督队耳。又行。

与沅弟书

沅弟左右：

十九日接弟十四日缄，交林哨官带回者，具悉一切。肝气发时，不唯不和平，并不恐惧，确有此境。不特弟之盛年为然，即余渐衰老，亦常有勃不可遏之候。但强自禁制，降伏此心。释氏所谓降龙伏虎，龙即相火也。虎即肝气也。多少英雄豪杰打此两关不过，亦不仅余与弟为然。要在稍稍遏抑，不令过炽。降龙以养水，伏虎以养火。古圣所谓窒欲，即降龙也；所谓惩忿，即伏虎也。儒释之道不同，而其节制血气，未尝不同。总不使吾之嗜欲戕害吾之躯命而已。至于倔强二字，却不可少。功业文章，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，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。孟子所谓至刚，孔子所谓贞固，皆从倔强二字做出。吾兄弟皆禀母德居多，其好处亦正在倔强。若能去忿欲以养体，存倔强以励志，则日进无疆矣。新编五营，想已成军。郴桂勇究竟何如？殊深悬系。吾牙疼渐愈，可以告慰。刘馨室一信抄阅，顺问近好。兄国藩手草。正月二十日

与澄弟书

澄弟左右：

萧开二来，接弟初五日信，具悉家中诸事平安。弟所陈二事，

如紫田、曹禾冲不肯作邓升禄先生祀田，目下姑不必深争，且待沅弟与弟徐徐商酌。至季弟葬地，则请决计葬马公塘。既为季弟生前所深爱，又为沅弟平生所笃信，何必不从沅与逝者之意而勉强他卜乎？同一兄弟也，分之亲疏相等，而情之浅深各殊。沅之爱季，其情更深于余，并深于澄弟。沅之看地，亦较余与澄稍精。若一切从沅，吾知季弟必含笑于九泉矣。至于开新坟无碍于鼎三，吾前信已详言之。余与沅之爱鼎三，与弟等也。沅弟近日肝气颇旺，恐因此而更加怫郁。余甚不放心，故再行飞寄此函，请弟决计葬季于马公塘。顺问近好。兄国藩手草。正月二十一日

与沅弟书

沅弟左右：

昨日发信后，接弟十六日一信，具悉一切。十五六日大风，季弟棹舟安泊得所否，余亦深为惦念。有水师哨官来，言初十日在垸口遇季舟正走大顺风。十一二三等日天晴多南风，计季棹十五六尚未渡湖也。余今日写信与澄疵，决计葬季于马公塘。不知此信到家时季棹已先到否，澄肯依否。春霆久无信来，殊为悬系。洋枪等物即日由台起解。余日内眼红微蒙，不敢多治事。顺问近好。兄国藩手草。正月二十一日

与纪泽儿书

字谕纪泽儿：

萧开二来，接尔正月初五日禀，得知家中平安。罗太亲翁仙逝，此间当寄奠仪五十金、祭幛一轴，下次付回。罗婿性情乖戾，与袁婿同为可虑，然此无可如何之事。不知平日在三女儿之前亦

或暴戾不近人情否？尔当谆嘱三妹柔顺恭谨，不可有片语违忤。三纲之道，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夫为妻纲，是地维所赖以立，天柱所赖以尊。故《传》曰：君，天也；父，天也；夫，天也。《仪礼》记曰：君至尊也，父至尊也，夫至尊也。君虽不仁，臣不可以不忠；父虽不慈，子不可以不孝；夫虽不贤，妻不可以不顺。吾家读书居官，世守礼义，尔当诰戒大妹三妹忍耐顺受。吾于诸女妆奁甚薄，然使女果贫困，吾亦必周济而覆育之。目下陈家微窘，袁家、罗家并不忧贫。尔谆劝诸妹，以能耐劳忍气为要。吾服官多年，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工夫也。此间近状平安。自鲍春霆正月初六日泾县一战后，和处未再开仗。春霆营士气复王，米粮亦足，应可再振。伪忠王复派贼数万续渡江北，非希庵与江味根等来恐难得手。余牙疼大愈，日内将至金陵一晤沅叔。此信送澄叔一阅，不另致。涤生手示。正月二十四日

与沅弟书

沅弟左右：

二十二日得第十八日缄，具悉一切。北岸可虑者，在毛竹丹一军，吾已添调元中、瑞左两营益之。闻其营柴米子药足支月余，应不怕围营截粮。只要处处守定，待三月间希庵及江、席同来，北岸当可得手。左帅新复一府三县，军威大振。鲍亦米粮充足，士气渐王。春水生后，舟师会剿，南岸或亦无虞。目下吾所虑者，少荃因救常熟之故，兵力全则，老营空虚，及北岸之贼不踞巢、含，直犯桐城以上耳。弟臂疼未大愈，吾寄去之膏药已试贴否？千万莫多服药。筋脉之间，岂水药之力所能遽到？利未达于筋络，恐害已中于他脏。吾近年不轻服药，实有确见，弟可参酌。南云三营暂不可离三山，吾之视南岸始终重于北岸，不知弟意何如？顺问近好。国藩手草。正月二十四日

左信抄阅。

与沅弟书

沅弟左右：

二十六日接弟二十日、二十一日两缄，具悉一切。臂疼尚未大愈。至为系念。然治之之法，只宜贴膏药，不宜服水药。余日内当赴金陵看视，正月当成行也。接奉寄谕，知少荃为季弟请二品恤典、立传、予谥、建祠，一一允准，但未接阅谕旨耳。陈栋之勇既好，甚慰甚慰。纪梁宜荫一节，余亦思之再四，以其目未全愈，读书作字均难加功。且弟有功于家庭根本之地，不特为同气之冠，亦为各族所罕，质诸祖父在天之灵，亦应如此。九洑洲北渡之贼果有若干？吾意尚以南岸为重。刘南云、王峰臣两军，弟幸勿遽调北渡。盖北岸守定安、合、无、庐、舒五城，此外均可挽救，南岸若失宁国，则不可救矣。顺问近好。国藩手草。正月二十七日

与沅弟书

沅弟左右：

二月初一日大通舟次接弟二十三、二十六日两缄，具悉一切。余于二十八日已刻登舟，夜宿黄皮夹。二十九宿池州府。今日在大通停泊时许，拟在土桥湾宿。闻芜湖日内吃紧，春霆处贼亦奇多，物论多道余身到而目击者，战事辄不顺，余以是惴惴也。弟开缺一牍尚未接到。余去冬复倭艮峰相国、罗椒生两信已有开缺之说，春间不能不进一疏；恐难更为弟会奏。少荃亦未必肯奏耳。季棣过鄂时，胡公若在必不如此。即温棣过黄，胡公登舟四次奠祭，亦极可感。顺问近好。国藩手草。二月初一日

与沅弟书

沅弟左右：

二月初二早安庆寄到第二十四日一缄，具悉一切。适接家中元旦及十二日信，兹并送弟阅。澄弟接余第一次复信，知余不主决葬季于马公塘，故来信云云。若接弟两信与余后两次信，当不复执上要里屋后之议矣。唯季棹业于正月十八日抵长沙，家中二十外便须迎接，不知澄能幡然改图否。正月十五六七日大风雨雪，余方深以为虑，而季棹竟未停舟。甚矣，渠辈之不晓事也。兹将哨官吴大安信寄阅。顺问近好。国藩手草土桥下十里舟次。二月初二日

与澄弟书

澄弟左右：

二月二日，余在无为州舟次接弟元旦及十二日信，具悉一切。余以正月二十八日自安庆起行赴金陵、芜湖等处。连日天晴风顺。皖南之小淮窑、西河、奎潭各贼皆退，粮路大通。鲍军与宁郡各军皆稳。从此可抽南岸之兵助剿北岸之贼。自去秋以来，风波危险异常，今十分已平其八矣。余身体平安，唯左眼内眦红疼。季弟之棹正月二十八日至长沙，月底必已到家。不知果葬何处？沅弟谆谆恳恳，必欲葬季于马公塘。兹将沅信排递至家。若尚未定，即可葬马公塘，千万千万！顺问近好。国藩手草芜湖舟次。二月初四日

与纪泽儿书

字谕纪泽儿：